

敝帚軒剩語補遺



敝帚軒剩語

補遺

沈德符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敝帚軒剩語

補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沈德符著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敝帚軒剩語目錄

卷上

類雋類函

董伯念

雪山

金元煥

憨山之譴

楊學錄孝行

釣闢

蘇州謔語

吳江謔語

得子失子

王上舍刻木

顧文康陸少白

牡猿化牝

季漢書

小棺

南宋陵寢

王弱生續句

尙書被嘲

松江謔語

嘉興謔語

無錫謔語

戮子

大風吹人

侮人自侮

耶律楚材

馬鐸李麒同母

人化異類

神名訛稱

認族謔詩

袁中郎論詩

周解元

卷中

張幼于

河套

夷人市盜器

鬪物

太和記

婦人弓足

入疴

黃兵部

火把節

婦人髭

妓鞋行酒

太函雲杜二謔詩

山人對聯

王李晚成

史金吾

星相

戲物

種羊

謔語

春畫

妒婦不絕嗣

僞畫致禍

王百穀

鬱堦

瓷器

汪南溟文

不男

年伯

男色之靡

錄舊文

卷下

契兄弟

奴婢弑逆

夢宗汝霖

周公瑕

鄉賢

李近樓琵琶

立碑

戚畹不學

衣內出火

徐文長

師弟相得

縣令處分人命

馬仲良戶部

祝唐二賦

士紳怪癖

二李中丞

咏頭二謔詩

汪徐相仇

監司創勢家

丐戶

盜賊賦形之異

永順彭宣慰

唐伯虎

鄭蔣翁壻

縉紳餘技

顏面

塔異

小楷墨刻

寫生

守土吏狎妓

奇鬼

懼內

胡元瑞論纏足

凶宅

龔生子之異

霍渭厓不認座師

樊噲祠

山人歌

女郎吟咏

四喜詩

吳江異人

塔影

名臣通畫學

嚴恭肅

評書

山西喬御史

奇疾

沈司馬莊怪

補遺

宰相對聯

妖夢

摺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下隸

三孝廉作鬼

房山縣石經

山人愚妄

太學不文

劉進士晚達

燬經謫爲冥官

四川貢扇

仇鬼貴人

獻縣盜鬼

術士使鬼

記前生

司馬溫公

敝帚軒剩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隄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祕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閒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文。三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填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以之頓減。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

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旣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旣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恆獸。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驚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梈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候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吏科都給事陳燭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予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

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閒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旣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作成。蓋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勗。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恆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

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都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巔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疊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多。王恆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甯先生譚及。云此予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錫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圯。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

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有言西北甘涼甯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鈴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予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鬪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

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闔則孥累一空。囊橐如洗。陪飲叟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查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庾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葦司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聞至今尙在。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真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成豪民于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因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襯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袞冕。納之于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真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况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

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僞耳。

憨山之譴

憨山禪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度不能勝。乃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瑞輩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縉素俱豔妒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繫獄甚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眞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殮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璫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興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尙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胥何未數日已有聖沒之矣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齟齬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

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洩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釣園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祕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戚里勳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觀。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閶闔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閒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